

← (上接 12 版)

奇怪的一点是没有麻雀,据我所知,这是唯一一个见不到麻雀的大城市,尽管在周边的乡间还相当常见。”那么,怎么理解这种现象呢?

“有意思,有意思,”法浩特说,“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我可以试着解释一下。首先,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考古显示中古的中亚城市缺乏绿地规划。特别在9—12世纪间,城市人口激增,民居密集,出现越来越多的多层建筑,街道狭窄。这是因为人们都希望住在有军事防卫的城墙以内,不愿意住在城外。萨曼、塞尔柱和黑汗帝国时代,城市不断扩大,新城墙向外扩展,但仍然缺乏绿地规划。没有绿地,就没有昆虫,因而也就没有动物,没有鸟。鸽子是杂食鸟类,它们什么都吃,可是麻雀是草食鸟类。”

“另一方面,”法浩特接着说,“文献如《史记》《汉书》记载古代中亚绿洲盛产水果,特别是葡萄,比如大宛,即今之费尔干纳。你知道,农民必须驱赶鸟类以保护果园。即便在如今的中亚,农民也用各种手段对付鸟类,有人养隼,有人猎杀一切靠近果园的鸟类。高度密集复杂的灌溉农业生态系统里,留给鸟类和别的动物的生存缝隙是很小很小的。可以说,中亚历史上的城市化与绿洲农业对生物多样性的降低有重大影响,野生动物在绿洲和城市里的生存空间急剧萎缩。当然,从考古学的角度似乎还没有人讨论这个问题。也许因为我们在发掘中很少见到鸟类的遗骨,鸡骨倒是很多。”

8

渡口之间的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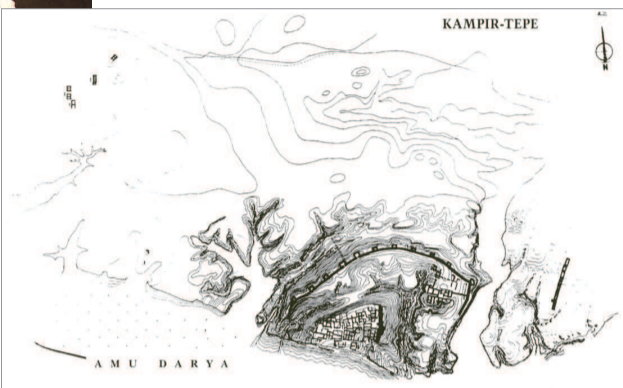
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说阿姆河最重要的渡口有两个,下游在Amul,中上游在铁尔梅兹,前者沟通波斯与中亚,后者沟通印度与中亚。从喀拉秋别的考古遗址区看先知岛,我终于明白了铁尔梅兹古城的选址理由:先知岛是渡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湍急的河流会把渡船急速向下游推送,有了河中央的岛屿,渡船先抵达先知岛,再从岛屿另一侧下水流向对岸,大大减低了渡河的难度。渡口选址决定了码头城镇的所在,古铁尔梅兹就是从渡口发展起来的。阿姆河的流程和冰凌使得浮桥即使可建也必定为时短暂,常规的过河方式只能是渡船或捆绑在一



客舍城废墟及遗址平面图, 见于 Rtveladze 发表于 1994 年简报



客舍城遗址巨大的陶瓮



起的皮筏。成吉思汗追击花刺子模残敌扎兰丁时,渡过阿姆河进入兴都库什(大雪山)地带,那时应建有浮桥,即《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说的“舟梁”。因为这个浮桥遭到“土寇”破坏,丘处机过河时仍是乘船。

帖木儿南征印度也在铁尔梅兹过阿姆河,同样建造了临时的浮桥。《克拉维约东使记》说帖木儿往返都走浮桥,浮桥是用木头搭建在船上构成的,往返都是一旦过河立即下令拆除。中译本有这么一段:“当我们临近河岸时,见到桥身尚遗在河中,两头靠近河岸之处,果然被拆断。所幸桥身大部尚未伤损,仍可利用。我们的坐骑及牲畜等,皆赖这段残桥之助,得以渡过。其余靠近河岸的一小段,则用船只摆渡。”对照西班牙文原文,这一段应该是这样的:“使者一行即经浮桥过河……浮桥并非从河边直抵对岸,因河中间有一大片陆地,马与牲畜可行其上,故这一段是没有桥的。”所说的河中陆地,就是先知岛。克拉维约一行利用了浮桥,他的记录显示浮桥架在先知岛与两岸之间较窄的两条河道上。那时的先知岛比现在热闹许多。

可是,铁尔梅兹古城西侧依托先知岛的这个渡口,并非阿姆河在这一河段的唯一渡口,有时甚至不是主要的渡口。著名东方学家弗拉基米尔·米诺尔斯基1967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阿姆河上的一个希腊渡口》,对帖木儿帝国时代一部地理书中提到的一个希腊地名进行了有趣的研究。这个地名从亚历山大时代到帖木儿时代跨越了1500年的鸿沟,期间各种语言特别是波斯语和突厥语对这个地名的发音施加了各自的影响(举个

也许不恰当的例子,上都河)。帖木儿帝国时代Hafiz-i Abru受沙哈鲁之命,用波斯文整理、修订并大大扩充一部阿拉伯文地理书时,所记录下来的这个地名,至少从形态上已难以还原到它的希腊语源。米诺尔斯基把这个地名转写为*Pardāywi,并翻译了Hafiz-i Abru书中相关条目,兹转译如下:

“*Pardāywi在阿姆河岸边,靠近铁尔梅兹。有人说它在铁尔梅兹之前很久就已存在了,也有人把它(和铁尔梅兹一样)是由亚历山大建造的。*Pardāywi是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语地名,意思是‘客舍’。古时候负责阿姆河渡河事务的重要船夫都在*Pardāywi,君主们都从这里渡河。因居民守护渡口,从前的国君对他们特别优待,豁免其赋税。此地因而人口繁盛,工匠众多,对旅行者的服务十分周到。当地人以慷慨著称,经行其地的旅客成为*Pardāywi人彼此争抢的对象,他们都急于要把客人带回自家。绝大多数时候,铁尔梅兹人与*Pardāywi人也在竞争中。在*Pardāywi周围地带,丛林广布,老虎出没其间。”(米诺尔斯基特别说明,这里虎的原文是shir,不过他认定应当译作虎而不是字面意义上的狮。)

为便于读写,米诺尔斯基所建立的*Pardāywi转写形式,被后来非语文学领域的研究者简化为Pardagvi(我觉得中文可以意译为“客舍城”)。这个客舍城古渡口在哪里呢?按照Hafiz-i Abru原文本的叙述顺序,先说铁尔梅兹,接着说Pardagvi,然后说下游140公里之外名为Kalif的渡口,那么,Pardagvi应该就在铁尔梅兹与Kalif之间,也就是说,Pardagvi在铁尔梅兹以

西。不过米诺尔斯基轻易地否决了这个选项。他向上游看去,觉得应该在苏尔汗河汇入阿姆河的河口与铁尔梅兹古城之间,具有非常高可能性的地方是新(今)铁尔梅兹正南方,那里在近代也是一个渡口。他解释说,苏尔汗河三角洲地带茂盛的芦苇丛,似乎也像是Hafiz-i Abru所说有老虎出没的丛林。

与米诺尔斯基向东看正相反,这座所谓亚历山大时代的“客舍城”被考古学家在西边发现了。1972年苏联考古学家在铁尔梅兹以西30公里的卡姆皮尔秋别(Kampyr-Tepe,又常拼写为Kampir-Tepe,这个地方又被称为Kafir-Qala,意思是“异教徒城堡”),发现一处有浓郁贵霜文化色彩的古城遗址。古城位于阿姆河北岸的黄土高台上,南北都是陡峭险峻的深沟,北边有城墙遗迹。研究者如E. V. Rtveladze立即把这处遗址与米诺尔斯基所说的Pardagvi古客舍城联系起来。1979年对这个遗址进行了试掘,1982年开始全面发掘,到苏联解体之前,该古城遗址绝大部分都已完成发掘和研究,考古学家认定这是一座贵霜全盛时期的渡口城市,就是Hafiz-i Abru所记的Pardagvi古客舍城。

我们在铁尔梅兹的第四天,来到卡姆皮尔秋别。第一就被那复原后的北城墙所震撼,城墙上多至两排的、贵霜特有的箭形窗户(或射击孔)给人深刻印象。进入城墙,烈日下难分形状的黄土地建筑,干燥又寂静的远近地貌,满地码放、用以复原古城的新造土砖,让人很难想象这里曾是古代巴克特里亚地区最繁荣、最古老的渡

口。古城遗址由城区、城堡、城外居民区、墓葬区和宗教祭祀区组成。我们在城堡区坍塌叠压的断裂带,看到许多深埋入土的巨大陶瓮。这种大陶瓮在某些大概是库房的房间整齐排列,不知道用以盛葡萄酒还是盛谷物。

站在城堡顶部平台上,向南俯瞰阿姆河河谷,绿色田野如一面布幔向东向西缓缓伸展,包裹住南边那一缕灰蓝色的阿姆河。由于阿姆河河道明显向南摆动,原河道所在靠近古城遗址的地带成了肥沃的农田。可以说,这个遗址已远离阿姆河,完全不适合当作渡口了。不知道这一变化始于何时,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该渡口失去主渡口地位的原因。研究者认为,这个渡口的最早年代可能比青铜时代还要早,而古城遗址则属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建筑遗存,全盛期在贵霜帝国的迦腻色伽一世之时。这意味着在漫长的时期内,此地都是本地区最主要的渡口。由前引Hafiz-i Abru的那段话来看,在依托先知岛的铁尔梅兹古城渡口崛起的过程中,这个“客舍城”古渡口仍在使用的,两者间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正是由于在竞争中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优势,才有了铁尔梅兹古城的繁荣,以及客舍城的衰落与废弃。



月亮照在阿姆河上

我很喜欢和法浩特聊天,不仅因为意外地发现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经历(比如都在安卡拉住过很久),有一些共同的朋友,还且也因为好在好些议题上思路接近。比如,我们都对所谓“蓝突厥”、对突厥狼祖传说等等,存着深深的疑虑。更重要的,我们都对大月氏西迁说不敢深信。

在铁尔梅兹的最后一天的下午,我们再一次造访市中心那个非常棒的考古博物馆,李肖等在馆里大肆拍摄时,我和法浩特坐在馆外台阶上闲聊。马路对面我早晨跑步的那个公园有好多小孩子嬉闹,几个上了年纪的妇人一扭一拐地走在树林里。一天的酷热正在消退,虽然没有风,还是能感觉到清凉像是从地底升上来,缓缓向上空的阳光里蔓延。

我提到大月氏,我知道这是巴克特里亚历史叙述中无可